

## 民間道教研究

## 「繼承與派生」：河南淇河碧霞元君信仰空間的建構

王子正史\*

**提 要：**河南林州淇河兩岸的碧霞元君奉祀之所，是河南省內結構較為完整的碧霞元君信仰空間，其誕生背景既有當地對碧霞元君修真過程的全面認識與建構，又有淇河流域自然地理與靈應事蹟的深度綁定，共同形成了「繼承與派生」的信仰體系。同時石殿內《碧霞元君啓蹕回鑾圖》壁畫更是驚豔，現在山東省內及中國北方地區從未發現有結構如此完整的碧霞元君主題綫刻壁畫，且尚無著作收錄，其史學價值、美術價值、宗教價值極高，體現了明朝時期碧霞元君在豫北地區的美學形象與靈跡分佈。

**關鍵字：**河南；淇河；碧霞元君啓蹕回鑾圖；碧霞元君信仰空間

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淇河兩岸，懸崖危立，奇石掛壁。從南岸理峪村登山，徒步約三里許登頂，越石階而下，來到北側山崖，有天然溶岩洞穴多處，其中 4 處較大洞穴自明代以來鄉民多有奉祀，北洞塑以十王，南洞塑以三教，東則觀音大士，西則碧霞元君，<sup>①</sup>塑像今皆被一神經病男子砸毀<sup>②</sup>。每逢春季，山間桃花繽紛，故此山得名「桃花洞」。西側崖壁巨石突兀，儼然如觀世音菩薩之輪廓，鼻樑高聳，眼眉低垂，髮髻盤簪，慈悲地凝視著腳下的淇河水，因而又名「觀音山」。而淇河兩岸原有諸多村莊，後因水庫蓄水多遷移至下游鶴壁市。

筆者先後於 2025 年 9 月 20 日、25 日，兩次來到該地區作不同角度的考察調研。



圖一：淇河兩岸風貌<sup>③</sup>

\* 作者簡介：王子正史，山東泰安人，本科學歷，現為泰安市老年大學泰山文化教師，研究方向：泰山文化與文獻文物研究。

① 《桃花洞重整塑像記》，明天啓元年仲夏立，碑在觀音山南坡，桃花洞入口處。

② 被訪談人：當地一男性村民，訪談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訪談時間：2025 年 9 月 20 日（已獲知情同意）。

③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 年 9 月 25 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圖二：南岸觀音山全貌<sup>①</sup>

## 一、北岸碧霞元君行宮石殿與綫刻壁畫

站在南岸桃花洞凝望淇河北岸，仍是絕壁聳立，在距離河牀較近的崖壁上，有一處單簷硬山頂的單體建築，由於連日降雨外加無人修繕，房頂已經坍塌過半。此殿為拜殿，崖壁上有天然洞穴改造的碧霞元君行宮石殿一座，創建於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sup>②</sup>，額題「天門」二字，象徵碧霞元君高居天門之上，內有「碧霞元君啓蹕回鑾圖」綫刻壁畫。淇河南北兩岸彼此對峙，為何會有兩處供奉碧霞元君的場所呢？這就要從碧霞元君成仙的前世今生考證。



圖三：北岸碧霞元君行宮石殿外觀<sup>③</sup>

①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年9月25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② 《修建碧霞元君石殿碑記》，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立，位於石殿外東側崖壁上。

③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年9月20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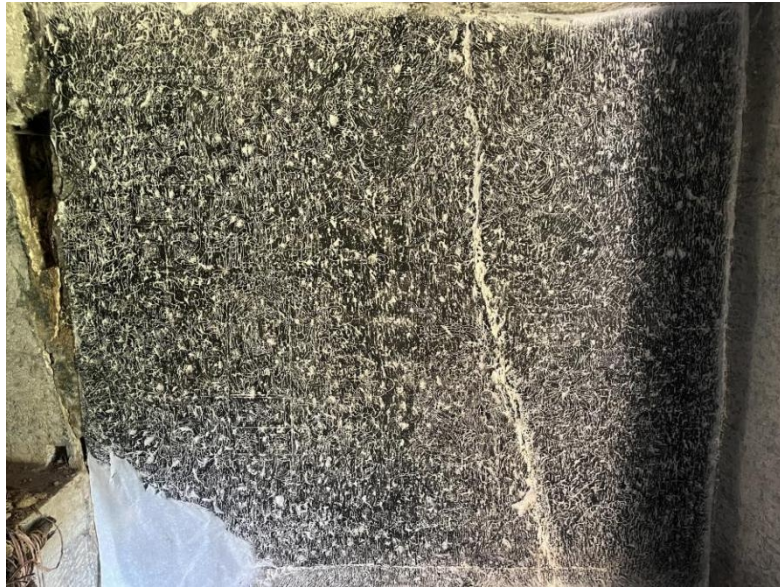
圖四：石殿入口<sup>①</sup>



圖五：石殿內部<sup>②</sup>

①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年9月20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②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年9月25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圖六：壁畫東壁拓印<sup>①</sup>



圖七：壁畫西壁拓印<sup>②</sup>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直隸萬全縣人（今河北萬全）李賓創立民間秘密宗教黃天道崇奉無生老母，同時吸納泰山信仰，所刊經卷有《靈應泰山娘娘寶卷》<sup>③</sup>稱泰山女神為「聖母娘娘」或「泰山娘娘」，系西牛賀洲昇仙莊金員外妻黃氏所生，三歲吃齋，七歲悟道。帝召其為妃，不就，詣泰山修行，曆三十二年而得道成仙，「天佛牒文、玉帝敕令」封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永鎮泰山。又稱「北京有一張員外、董氏夫人，因無子嗣，發心刊板，稱讚娘娘聖德」，可知此卷由張員外、董夫人在北京刊版。<sup>④</sup>

①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年9月25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② 同上註。

③ 〈明〉悟空編：《靈應泰山娘娘寶卷》，又名《娘娘經》、《泰山真經》，總共二卷二十四品，明萬曆年間刊本。

④ 濮文起主編：《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靈應泰山娘娘寶卷」條，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年，第162頁；[美國]歐大年 Daniel L. Overmyer 著，馬睿譯：《寶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宗教經卷導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靈應泰山娘娘寶卷》稱碧霞元君成仙之前的身份是千花公主，乃觀世音菩薩臨凡塵，受太白金星指路點化往泰山修行。歷盡千辛萬苦來到泰山大觀峯桃花洞修行，又要忍饑挨餓，磨煉意志，最終修煉成仙。可見桃花洞與碧霞元君的關聯極為密切，見證了這位北方女神的誕生。

《靈應泰山娘娘寶卷》（以下簡稱《寶卷》）相關記述如下：

（太白金星）老人言曰：「這泰山頂上有座桃花洞，洞口朝陽，下有桃樹千棵圍繞洞門，堪可修行。」公主言說：「我怎麼上得去？」老人說：「你上肩揹來，我送你上去。」

聖人才得見聖人，立在面前開口問：「此處不是你修行，山頂有座桃花洞，堪可仙人去安身。」公主上告老翁聽，這座高山不能行。老人開言我送你，背定公主起虛空。雲頭落在桃花洞，仙人在此我回身。化道祥光他不見，去了多攬李金星。公主謝罷來看洞，果然此處好修行。今日才得安身處，盤膝打坐緊加工。<sup>①</sup>

面對淇河兩岸奉祀碧霞元君的石洞，不應分開來看，而是視作一處整體信仰區域，銜接彼此的正是《寶卷》中所描繪的碧霞元君修仙歷程。

北岸碧霞元君石殿外東側崖壁上刻有一段贊言：

東勝神州顯威靈，太山頂上座天宮。

四帥天神常擁護，焚香祈禱得安寧。<sup>②</sup>

從這段贊言的描述來看，女神早已脫離「玉女、天仙、娘娘」等稱號，正式確立「碧霞元君」之尊號；並且在岱頂已經「座天宮」，擁有了氣派的式憑之所，得到了官方層面的出資修建，方能達到「宮」的規制。

然而明正德二年（1507年），是碧霞元君的「私祀」（即皇室內部祭祀，並非官方公開行為）性質發生轉變的關鍵一年。這一年的閏正月，明武宗朱厚照派遣太監苗達致祭之後，碧霞元君信仰才開始由純粹的民間信仰轉向為官方認可的民間信仰。雖然尚未列入國家祀典之中，但由於明朝歷代皇帝都不同程度上對其持贊同或支持的態度，因而可被視為一種「準正祀」，是一種官方默認的信仰實體。明清時期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紛紛到泰山碧霞元君神前求子，泰山儼然成為了一座求子之山。<sup>③</sup>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三月，山東巡撫曾銑重修岱頂東嶽上廟，並修建碧霞坊、泰

2012年，第403頁。

① 馬西沙主編：《中華珍本寶卷》（第一輯），第三冊，〈靈應泰山娘娘寶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28頁。

② 《修建碧霞元君石殿碑記》，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立，位於石殿外東側崖壁上。

③ 例如明嘉靖六年（1527年）工部主事吳鵬「禱於泰山，澍立應，因報祀且祈嗣焉」，明年遂生子繼。（明）吳中行《雲南寧甸府知府小泉吳公墓誌銘》，《賜餘堂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第204頁。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雲南布政使曾存仁「艱子，禱岱嶽而得公（曾同亨）。」（明）鄒元標《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少保諡見台曾公傳》，《鄒公存真集》卷六，清乾隆特恩堂刻本，第24頁。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光祿正魏君乾亨，大司空淺齋公塚嗣也。明嘉靖癸丑年（1553年），以祈子，重繭走泰山，乞靈於碧霞元君，祇奉香火。南還，建祠於邑西南羅壁山之顛而虔祀之，既果連誕四子，眾益以為神。」（明）呂元《泰山

嶽坊、元君廟及鐘鼓樓等。再看修建石殿的年代——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sup>①</sup>，正是「泰山頂上座天宮」竣工後的第4年，官方的大力倡修與社會面的狂熱追捧，將其奉為「泰山第一香火，四方崇奉而至者日以萬計」<sup>②</sup>，碧霞元君行宮在北方各地迅速建立，其中極富特色的一座當屬淇河北岸的這處石殿。

石殿內部面闊3.02米，進深3.01米，高2.12米，呈正方形。殿內最大特色，當屬環繞三面牆的明代綫刻「碧霞元君啓蹕回鑾圖」壁畫，東、西牆壁畫尺寸均為豎高2.12米、橫寬3.01米，正壁壁畫尺寸豎高1.6米，橫寬3.02米。

東壁為碧霞元君啓蹕圖，由南向北為馬靈耀、關羽、溫瓊、趙公明四大護法元帥騎馬持兵刃開路，即贊言所謂「四帥天神常擁護」。其後方有侍從領路，三位聖母（碧霞元君、眼光聖母、送子娘娘）端坐轎中，轎簾微微撩起，三位聖母小臂扶靠轎窗向外觀察，轎頂和轎底部均以珠寶裝飾。前有轎夫抬轎，兩側分列侍從二十餘位，東壁共計三十餘人。

東壁南側邊緣有一處題記，內容為：「東姚二里石門村善人刑文玄周氏男刑仲立」。

《林縣志》記載：「東姚社管三里，其一在縣東四十里，其二在縣東五十里，其三在縣四方遠近不等。」<sup>③</sup>東姚社輻射範圍相當廣泛，幾乎涵蓋了林縣（今林州市）東部及東南方向的大部分山區。石門村距離林縣縣城直線距離約27公里，基本契合縣誌記載的50里，屬於東姚二裏管轄範圍，今屬鶴壁市鶴山區姬家山鄉管轄。從題記結構來看，是石門村村民刑文玄與妻子周氏、兒子刑仲來此參拜時所刻。此題記在東牆壁畫南側拐角邊孤立存在，與周邊畫面及供桌增修題記毫無關係，字體細小歪斜，不算端正。應是在壁畫產生以後加刻上去的，是香客的個人行為，希望在不破壞精美壁畫的同時，能夠留下進香還願的痕跡。雖然沒有年代落款，但基本可以斷定是在壁畫竣工之後的產物。

西壁為碧霞元君回鑾圖，前面有三位侍者，一位手持寶瓶，瓶中插有花草；一位雙手托盤，盤內盛有仙果；一位手持蓮花香爐，香煙雲霧繚繞；緊接著仍是馬靈耀、關羽、溫瓊、趙公明四大護法元帥腳踩祥雲開路護法。三位聖母各自騎馬前行，手持笏板，馬蹄下方雲霧繚繞，霞光萬道。每

元君行祠碑》，（光緒）《餘姚縣志》卷十一，第27頁。明萬曆時期山東左布政使徐元氣「禱於岱，而幼君生。」（明）梅鼎祚《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袞序》，《鹿裘石室集》卷十二，明天啓三年玄白堂刻本，第8頁。明萬曆時期福建總兵萬邦孚「禱於東嶽，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為名（名泰）」。（清）黃宗羲《萬庵庵先生（斯同）墓誌銘》，《南雷文案》卷二，平惠善校點《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7頁。河南杞縣侯應瑞「字輯之，號岱峯，於趙之長子，張夫人出。先是生子多不舉，禱於泰嶽之神，第九乳而生，遂舉焉」。（清）《河南開封侯氏家乘》八世，清乾隆刊本，第22頁，作者自藏。山東仕官吳某「衰年未有嗣，禱於東嶽，逾歲而太守（吳南岱）生，因以岱名」。（清）董含《蓴鄉贅筆》中《神召》條，《叢書集成續編》第9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頁。樂亭人王臣，「年四十七未舉子，往禱泰山，夢神告曰：以吾二子與爾。逾年，生太守好學；又三年，生尚書好問。若與夢符」。（清）《樂亭縣志》卷九《人物誌上·鄉賢》，縣檔案局點校《明清樂亭縣志》，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1頁。「水部府君（茅國縉）令於齊，未有嗣胤，禱於泰山碧霞元君，抱一兒歸，視之女也。去其環，微傷耳，略加髡使為男子，乃不逾年，得碩人」。（明）茅元儀《亡姊董節婦茅碩人行狀》，《石民四十集》卷三五，明崇禎刻本，第4頁。歙人「一茂公而上單傳者三世，父欲蕃子姓，既得長公，複禱於岱，生公（夢祥）」（明）江天一《兩吳公傳》，《江止庵遺集》，清康熙祭書草堂刻本，第20頁。上述內容皆為明清時期向碧霞元君祈禱子嗣的例證。

① 《修建碧霞元君石殿碑記》，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立，位於石殿外東側崖壁上。

② （明）馬一龍：《玉華子遊藝集》卷十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8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692—700頁。

③ （清）徐岱修、萬兆龍纂：《林縣志》，卷之一，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位聖母身後有一位侍從手持寶蓋緊隨其後，寶蓋周圍珍珠裝飾，飄帶與祥雲融為一體。兩側跟隨二十餘位侍從，文武皆備，分別手持經卷、兵刃等法器。有兩三人一起者似在對話，有三四人一起者似在巡視。表情溫和，面部輪廓豐腴圓潤，呼之欲出。

正壁三位聖母正襟危坐，各自手持笏板。每位聖母兩側有四名侍童，他們分別持有文書、印章、銅錢和食盒。聖母後方有屏風，刻有山水風景，頂部有帳幔柔緩垂下。

正壁下半部分分為兩段，首先是橫寬3米須彌座，再下方則是豎高約80釐米，橫寬3米的石刻供桌。供桌頂部刻有4條遊龍，並綴以祥雲紋飾。遊龍下方分別刻有牡丹、菊花、門環、梅花鹿；以及武生斬蛇圖、求子圖、拜佛圖、伏魔圖、耕田圖等。供桌兩側分別刻有修造者姓名和年代題記。

供桌東側題記：

河南彰德府林縣東姚二里，見（現）在甕子峪村信男善人張原、張恕、張林，今於福興寺增修泰山聖母石殿一所，內禮（裏）缺供桌一。三人同發善心，磨石成工，萬載之記。上奉天仙聖母碧霞元君，面前永遠為記者矣。<sup>①</sup>

供桌西側題記：

峇（時）大明嘉靖歲次丙辰孟月癸卯建立供桌，信男善人張原任氏、張恕楊氏、張林鐘氏；男張富韓氏、張貴徐氏、張浦任氏、張榮徐氏、張憲馬氏，石匠魏得山，募（募）緣僧淨學。<sup>②</sup>

南壁門內兩側分別刻有豎高1.2米的護法神，東側是一位慈祥的老者，身穿圓領袍服，雙手交叉，懷揣經卷，上方有蝙蝠飛舞。西側則是一位豹頭環眼，鬚髮飛散，斜披戰袍，左手持經卷，右手握玉帶的武將。

那麼這幅綫刻壁畫的創作年代約在何時呢？讓我們先從石殿內外的兩處題記入手。殿外東崖壁記載石殿創修於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殿內供桌修造時間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建造供桌前，三位張姓男子與石匠魏得山在福興寺住持淨學的召集和運作之下，參與了石殿的增修工程，並聲稱「今於福興寺增修泰山聖母石殿一所，內禮（裏）缺供桌一……上奉天仙聖母碧霞元君」。所謂「增修」是指何事呢？石殿相較於古建築更為堅固，況且原本就是一處洞穴，依仗天然山崖，根本不存在漏雨、腐爛、坍塌等問題。那麼他們在石殿已經存在的基礎上，「增修」的工作只會是踵事增華，使石殿更加精緻、美觀、完善，而壁畫、天花、門窗、供桌的產生即在此範圍內。題記稱供桌「上奉天仙聖母碧霞元君」，也就意味著在他們建造供桌之時，正壁三位聖母的壁畫就已經存在，供桌的作用便是供奉這幅綫刻神像。倘若供桌後面沒有掩蓋壁畫內容的話，那麼壁畫、天花、供桌均在此次增修時一同產生。不過，從這個角度進行探究，恐怕唯有拆開供桌才能揭曉，那麼研

① 《建立供桌題記》，明嘉靖三十五年記，位於石殿內供桌東側邊緣。

② 《建立供桌題記》，明嘉靖三十五年記，位於石殿內供桌西側邊緣。

究將陷入一條死胡同，我們不妨從正壁壁畫結構與供桌的關係入手。

正壁壁畫以下被分為兩段，首先是橫寬 3 米須彌座，再下方才是豎高約 80 釐米，橫寬 3 米的石刻供桌。也就是說，正壁壁畫與供桌之間是有須彌台作為明確的過渡地帶，這種組織結構一定是在供桌與壁畫同時增修時一體產生的，不然無法形成如此鮮明的過渡與陳設。

供桌題記顯示張姓家族來自「東姚二里甕子峪村」，該村因四周環山，僅北邊有一峪口，地貌似一甕而得名「甕峪村」，民間俗稱「甕子峪村」，民國時期隸屬林縣臨淇區<sup>①</sup>。1940 年代日軍入侵林縣，周邊村莊皆深受其害，而甕峪卻倖免於難。當時日軍看到村莊周圍全是山，便向翻譯詢問地名，翻譯回答為中國成語「甕中捉鼈」的典故，日軍忌諱該典故寓意，怕在此中埋伏，便沒敢進村；文革時期改名「文峪村」（今屬林州市五龍鎮），沿用至今。供桌西側題記中的張原任氏、張恕楊氏、張林鐘氏，分別為三人的妻子；張富韓氏、張貴徐氏、張浦任氏、張榮徐氏、張憲馬氏，分別為三人的兒子與兒媳。

綜上所述，壁畫、供桌、天花的竣工年代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資金來自住持淨學向甕子峪村張氏家族的募捐，綫刻工匠是魏得山。

## 二、南岸石洞與北岸石殿的關係

明萬曆七年（1579 年），南岸桃花洞各處神龕修葺完備。<sup>②</sup>前文所述桃花洞的來歷是與桃花盛放相關，石洞所奉神明也呈現出民間多神信仰的特徵。也正是本次重修，石洞被更名為「古仙洞」，淡化了原本自然景觀的色彩，開始著重強調橫跨佛道的多神奉祀系統。在重修碑記的題名中，也出現了里長原忠、僧人淨孛（學）、道人真才、盤龍庵僧人方林，以及大量附近村民題名，呈現出地方士紳、信眾與佛道二教共建、共治、共享神聖空間的局面。並且有多位附近廟庵住持的題名，說明此次重修整合了附近區域的多重資源，側面反映出這處古洞的靈應效力顯著，信眾基礎強大，是本區域的信仰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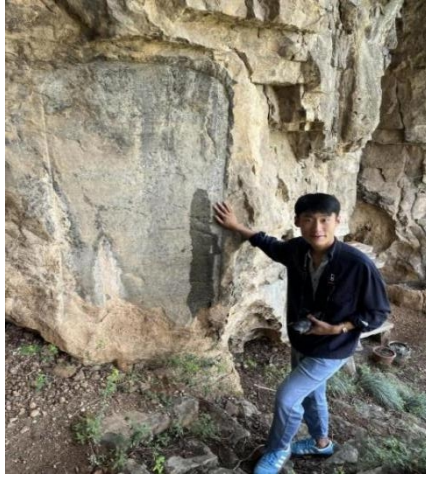


圖九：桃花洞內奉祀碧霞元君<sup>③</sup>

①（民國）王澤溥修、李見荃纂：《林縣志》卷五，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

② 《重修觀音山古仙洞碑記》，明萬曆七年九月，位於桃花洞崖壁上。

③ 拍攝者：王子正史，拍攝時間：2025 年 9 月 20 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圖十：筆者考察桃花洞及周邊摩崖碑刻<sup>①</sup>

「南崖名曰桃花洞，歷來久矣。其山最險，其境最幽，遇大旱年成四方祈禱雨澤。每至斯洞取水，甘霖大沛。」<sup>②</sup>這段碑文非常鮮明，桃花洞神聖空間的設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祈雨，服務農業生產的價值十分突出。沿岸各村村民多以此為祭祀活動中心，每逢大雨山路泥濘不堪，行人無法通行，後來還集資修建了山路以暢通進香之行。

南岸諸洞的重修，比北岸元君行宮石殿的建成晚了 32 年，南北兩岸修建工作皆有時任福興寺住持淨學參與。不同的是，在北岸淨學的身份是「募緣僧」，即修建資金的籌措人，是銜接善款、信眾、石匠各方的交匯點，身份性質唯一且關鍵；而在南岸，淨學的身份僅是參與者之一，並非完全主導地位。

位於北岸黃崖底村<sup>③</sup>（今名花地村，現已淹沒水中）的福興寺始建於元至正年間，<sup>④</sup>最高處即碧霞元君石殿，除石殿外（取決於每年水位變化），寺院其他建築今已被淹沒在水庫之中。而南岸崖壁上明萬曆七年（1579 年）《重修觀音山古仙洞碑記》中，開頭卻以大篇幅敘述了北岸福興寺的情況：「……佛殿、水陸殿、伽藍殿，建立天王殿、鐘樓一所，後有玉女行宮石殿一座……」<sup>⑤</sup>說明南北兩岸最遲在明萬曆七年，基本已經成為一體化多神跨宗教信仰空間；同時在人事關係方面，南北亦有密切聯繫。值得關注的是，南北兩岸的碧霞元君奉祀之所，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南岸碑記稱北岸石殿為「玉女行宮石殿」，「行宮」是相對於泰山碧霞祠祖庭而言的派生機構，而「玉女」則是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被宋真宗奉祀時的最初形態，當時的玉女尚未有「天宮」般的殿堂，更沒有廣泛分佈的行宮，有的僅僅只是「礪石為龕，奉置舊所」<sup>⑥</sup>。淇河南岸碑記中，將北岸石殿稱作「玉女行宮」，說明當地建造者已經對碧霞元君的演變非常瞭解，既承認其最早降世形象，又接受其廣泛影響力及神聖地位，表現出「繼承與派生」的完整演化關係，是北岸行宮輻

① 拍攝者：作者同事，拍攝時間：2025 年 9 月 20 日，拍攝地點：河南省林州市五龍鎮。

② 《金粧諸神碑記》，清乾隆四年九月立，碑在觀音山南坡，桃花洞入口處。

③ 「層雲壁過朝元台二百餘步，石壁色紫若疊雲煙，下名黃崖底。」（民國）王澤溥修、李見荃纂：《林縣志》卷二，民國二十一年石印本。

④ 同上註。

⑤ 《重修觀音山古仙洞碑記》，明萬曆七年九月，位於桃花洞崖壁上。

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0，第 1561 頁；又見（宋）《新定九域志》卷一，（宋）王存撰，魏嵩山、王文楚點校：《元豐九域志》（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546 頁。

射影響南岸桃花仙洞的確立。加之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刊行的《靈應泰山娘娘寶卷》在民間的風靡，其中對桃花洞的渲染，是協助碧霞元君成仙的「關鍵少數」。淇河當地百姓更是將這位來自泰山的玉女稱為「桃花仙女」，<sup>①</sup>為其在淇河南岸修造洞穴，呼應對岸的行宮石殿，完全沿襲了《寶卷》之說。可見明萬曆七年（1579年）的桃花洞，已不僅是「桃花盛放」的山崖，更是碧霞元君修真的「淇河見證」。

淇河南岸的桃花洞，完全遵照自然溶洞原貌，未加任何修繕，直接在洞內塑神像，體現了原始、初始與自然，契合了早期在泰山修仙之地的形態。而北岸的石殿，則是基於自然洞穴的基礎上，人工修葺平整，產生了壁畫、供桌、門窗、天花等神廟建築元素，這些是碧霞元君得道成仙並擁有合法地位，被官方與民間共同青睞後的式憑之所。

可見淇河兩岸的碧霞元君奉祀之所，是一組完整的「繼承與派生」的演化關係。「繼承」來自泰山的修行之路，「派生」來自泰山的信仰體系，為當地百姓提供了完備的信仰空間與神聖認同。

### 三、僧人淨學對信仰空間的運作與工程施工團隊

前文所推定南北兩岸碧霞元君奉祀之所是一組完整的「繼承與派生」的演化關係，而僧人淨學則是這組關係的主要構建者，此人具備極強的社會動員能力，能夠同時進行建設資金運作、施工團隊協作、宗教資源統籌等多項跨資源整合事務，這是南北兩岸成為一體化多神跨宗教信仰空間的內在驅動力。

在北岸石殿外東崖壁《修建碧霞元君石殿碑記》開頭贊詩過後，緊接著點明淨學的身份是「彰德府林縣東姚二里福興寺修造」，隨後列舉了前任住持「明存、明門、明安、明政、明息」，見（通「現」）任住持「清純、清保、清訓、清見、清信、清昂、清遠、清智」。接下來以各村捐資多少進行排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住持、僧人均來自本村及周邊各村，在下述排名中，又將他們編入各自所在村題名中進行羅列，諸位僧人名字出現了重複書寫的情況，整體人數眾多，佔據了碑記90%的篇幅。出資最多的村，是福興寺所在地黃崖底村；出資最多者，是黃崖底村靳氏家族，故排名首當其衝的是「黃崖底靳萬蒼」，緊接著是現任住持「清朗、清純、清信」，然後是僧人「淨臣、淨敏、淨先、淨文、淨果、淨禮、徒淨營」。淨學雖非住持身份，但卻以「福興寺修造」的頭銜名列首位，其社會動員能力非同小可，在寺院所在地黃崖底村及周邊村鎮擁有廣泛的羣眾基礎，是寺院擴張與發展的「掌舵人」。淨學與黃崖底村其他幾位「淨」字輩僧人應為族親，同屬靳氏家族，題名排列在靳氏家族當中，在文字讀音上，「淨」與「靳」近似，或因出家身份的緣故，未書寫其俗名。正是因為宗教、宗族身份合二為一的關係，方能撬動該村人士踴躍捐款，達成地方士紳、信眾與佛道二教共建、共治、共享神聖空間的局面。

修造工程的順利實施，社會動員力和充足的資金固然重要，但施工者的專業操作亦是落地執行的關鍵所在。在北岸的三處碑記中，有一板塊的資訊更加值得注意，即施工石匠的題名。

<sup>①</sup>「昔時有桃花仙女修行其中，故名是洞曰桃花洞。」《整修桃花洞碑記》，民國二十四年立，碑在觀音山南坡，桃花洞入口處。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修建碧霞元君石殿碑記》，碑記右下角石匠題名：魏恭、男魏得全、魏朗；碑記左下角石匠題名：安陽縣石匠程蒼、程良、武惠；浚縣石匠魏月、男魏得山。武惠系程良的徒弟，並非安陽縣人，而是福興寺西鄰刁共巖村（今刁公巖村）人，「刁共巖」出資者題名中亦有武惠，表現在石匠題名中，武惠跟隨在程良之下。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增修石殿供桌題記》，西側石匠題名：石匠魏得山。

在石殿下方的福興寺舊址有一通石碑，當地人曾在水位降低時前往察看（現已淹沒水中），是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重修福興寺碑記》，右下角石匠題名：魏秉朝、程仕恭。<sup>①</sup>

由上述題名結構我們可以得知，有專門的石匠團隊進行福興寺及碧霞元君行宮石殿的施工，並且以家族為單位進行活動。安陽縣石匠：程良、程蒼、程仕恭；浚縣石匠：魏恭及其子魏得全、魏朗，魏月及其子魏得山、魏秉朝。程、魏兩家族基本包攬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創修碧霞元君行宮石殿和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重修福興寺工程，工程承擔量基本是平分秋色。唯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增修石殿供桌、壁畫的工程由浚縣石匠魏得山獨自承擔。而石殿內供桌、壁畫、天花是碧霞元君行宮最重要的標誌物，壁畫是碧霞元君啓蹕回鑾的巡視全景展現，彰顯其尊貴地位；供桌與天花則是行宮設施的重要完善。這些最具靈魂與標誌性的內容，出自豫北碧霞元君信仰中心的浚縣工匠之手實則不算意外。

興起於泰山地區的碧霞元君信仰傳入河南北部後，獲得了浚縣民眾的認同與崇拜。浚縣碧霞元君行宮自明朝嘉靖年間重修以來，規格逐漸完備，最終形成了一個以浮丘山為中心的碧霞元君信仰空間，並在浚縣及周邊的廟祀中得到傳承與發展。而這種信仰空間的完善與發展，則是與民眾現實生活的迫切期望高度銜接。林州的淇河北岸的碧霞元君行宮石殿，位於浚縣的上游，每逢暴雨來襲，淇河水位大漲，直接威脅到下游鶴壁、浚縣、滑縣、內黃縣等地。浚縣浮丘山西臨衛河，是運河的重要支流，它的安寧與否不僅影響浚縣本地，還直接影響運河的交通。作為衛河上游的淇河，與下游各縣形成「唇齒相依」的存續關係。元代淇河洪水氾濫導致下游浚縣被淹，百姓逃往碧霞宮躲避，碧霞元君庇佑眾生，使碧霞宮越升越高，形成今日浮丘山的靈應事蹟便是源自於此，「浮丘」因此而得名。可見淇河與下游各縣關係之緊密。

當代為解決此問題，下游鶴壁市更是在上游淇河大舉搬遷沿岸村民（如福興寺所在的花地村整體搬遷到浚縣，更名「花地新村」），建壩蓄水，控制淇河洪水下泄，於2006年在該流域建成「盤石頭水庫」。<sup>②</sup>

作為下游浚縣石匠的魏氏家族，深度參與上游淇河行宮石殿的修造與壁畫刻制，既是源於來自豫北碧霞元君信仰中心的深刻影響，又是對於河水安瀾、家園安寧的原始期盼。

① 《重修福興寺碑記》，明萬曆二十八年立，碑在福興寺舊址，現已被淹沒水中，筆者據照片著錄。

② 李新民：〈河南省鶴壁市盤石頭水庫建設回顧〉，《百年潮》總第329期（2025年5月），第35頁；趙璋、馬龍歌：〈河湖安瀾：聽盤石頭水庫這樣「數」說——我市這一大型水利樞紐工程成功應對建成以來最大洪水、築牢防汛抗洪「銅牆鐵壁」紀實〉，《鶴壁日報》2021年12月31日，第004版。

#### 四、結語

河南林州淇河兩岸的碧霞元君奉祀之所，是河南省內結構較為完整的碧霞元君信仰空間，其誕生背景既有當地對碧霞元君修真過程的全面認識與建構，又有淇河流域自然地理與靈應事蹟的深度綁定，共同形成了「繼承與派生」的信仰體系。同時石殿內《碧霞元君啓蹕回鑾圖》壁畫更是驚豔，現在山東省內及中國北方地區從未發現有結構如此完整的碧霞元君主題綫刻壁畫，且尚無著作收錄，其史學價值、藝術價值、宗教價值極高，體現了明朝時期碧霞元君在豫北地區的美學形象與靈跡分佈。

故筆者呼籲，應對此壁畫底本進行臨摹、著色，對破損處補缺、還原、豐富，形成結構完整的畫幅，收錄為碧霞元君啓蹕回鑾標準圖像，為各地行宮壁畫創作提供權威參考。